

明代本草著作中药物警戒思想探析

郭鹏杰，张冰*，林志健，张晓朦，郭凡帆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 基于“识毒-用毒-防毒-解毒”的中药警戒思想,梳理明代代表性本草著作中警戒信息,分析明代药物警戒思想的特点,为现代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以《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炮炙大法》《本草乘雅半偈》《本草蒙筌》为蓝本,以书中中药为研究对象,从识毒、用毒、防毒、解毒 4 个方面提取文本信息,归纳药物警戒思想。结果发现明代药物警戒认识较为系统,在识毒方面毒性分级明确并纠正前人谬误,在用毒、防毒方面用毒突出、注重毒药的配伍和炮制,在解毒方面中毒解救方法、机制明确。提示明代已初步形成“识毒-用毒-防毒-解毒”的警戒思想理论框架,为现代的药物警戒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对现代临床合理用药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炮炙大法》;《本草乘雅半偈》;《本草蒙筌》;药物警戒

[中图分类号] R22;R24;R28;R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20)05-0186-06

[doi] 10.13422/j.cnki.syfjx.20192047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495.R.20190702.0900.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7-02 16:20

Analysis of Pharmacovigilance Thoughts in Herbal Masterpieces of Ming Dynasty

GUO Peng-jie, ZHANG Bing*, LIN Zhi-jian, ZHANG Xiao-meng, GUO Fan-fan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harmacovigilance thoughts of Chinese medicine of cognition, application, prevention and rescue of drug toxicity, to sort out the pharmacovigilance information in representative herbal work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armacovigilance thoughts of the Ming dynas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drug use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Taking *Bencao Pinhui Jingyao*, *Bencao Gangmu*, *Paozhi Dafa*, *Bencao Shengya Banjie*, *Bencao Mengquan* as the blueprints, and tak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n these boo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text information was extract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drug identification, drug use, drug prevention and detoxification, and the idea of pharmacovigilance was summarized. In Ming dynasty, pharmacovigilance had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drug toxicity was clear in identifying poison and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of predecessors, in the aspects of using and preventing poisons, the use of poisons was prominent, the compatibility and process of poisons were emphasized, and the methods and mechanism of poison relief were clear in detoxification. Ming dynasty has initially formed the whole pharmacovigilance theoretical frame of cognition, application, prevention and rescue of drug toxicity, which has certain guiding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Bencao Pinhui Jingyao*; *Bencao Gangmu*; *Paozhi Dafa*; *Bencao Shengya Banjie*; *Bencao Mengquan*; pharmacovigilance

[收稿日期] 20190604(0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874349);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黄学者项目(10400633210004)

[第一作者] 郭鹏杰,在读硕士,从事中药不良反应与警戒理论、中药合理应用研究,E-mail:guopengjie66@163.com

[通信作者] *张冰,博士,教授,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药不良反应与警戒理论、中药合理应用研究,Tel:010-64286335,E-mail:zhangbing6@263.net

在健康中国战略逐步深入推行的背景下,用药安全已成为公众的重要需求。千百年来,中药一直作为人们治疗、保健的重要手段,其用药安全不能脱离传统药物警戒思想的指导。本课题组早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就开展了中药传统药物警戒思想内涵的梳理^[1],并逐步建立了以“毒”为核心的“识毒-用毒-防毒-解毒”警戒框架^[2],为现代临床安全使用中药提供了一些理论与思路。

笔者在前期基础上,选择明代为切入点。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医学水平明显提高,各类本草涌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传统药物警戒思想。以《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炮炙大法》《本草乘雅半偈》《本草蒙筌》等作为该时期本草著作的代表,既有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官修本草,也有集本草之大成、以个人之力完成的恢宏巨著,还有侧重专门讲述炮制、启蒙教学或个人见解的著作。进而从识毒、用毒、防毒、解毒 4 个方面挖掘明代药物警戒内容,凝

练警戒思想,分析这一时期的警戒特点,以期为现代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综合整理明代官修本草、专科本草、基础启蒙类本草及综合性本草等,选择《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炮炙大法》《本草乘雅半偈》《本草蒙筌》5 本古籍代表作为蓝本,基于 Excel 2016,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16 对 5 本本草中的药物进行信息规范化整理。基于“识毒-用毒-防毒-解毒”警戒思想,全面收集本草释文、毒性分级、相反药物、妊娠禁忌药物等相关描述,建立明代有毒中药信息数据库。

2 结果

2.1 本草注释方式 在明代本草著作中,药物注释方式多采取分项解说的方法。其中《本草纲目》采用多级分类法,以部为纲,以类为目,共 16 纲 60 目。《本草品汇精要》有 24 项释文,详细描述药物的性能特点。5 本本草注释方式统计见表 1。

表 1 明代本草收载中药的释文情况

Table 1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in herbal works of Ming dynasty

本草著作	释文/项	释文内容
《本草品汇精要》	24	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助、反、制、治、合治、禁、代、忌、解、膺
《本草纲目》	10	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附录
《炮炙大法》	6	采收季节、药物形态、品种鉴定、炮制方法、贮藏方法、佐使畏恶
《本草蒙筌》	11	气味、升降、五行属性、产地、优劣、采集、炮制、藏留、归经、附记应验诸方、本草图
《本草乘雅半偈》	13	药名、气味、良毒、功效、主治、别名、释名、产地、形态、采收、贮存、炮制、畏恶

2.2 本草毒性分级 明代 5 本著作中除《炮炙大法》外,其他 4 本本草均沿袭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对毒性中药的分级方法,将毒性中药

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微毒 4 级。4 本本草中有毒中药占比最大,小毒次之,微毒、大毒占比较少,见表 2。

表 2 明代本草中的毒性中药分级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toxic Chinese medicines in herbal works of Ming dynasty

本草著作	大毒		有毒		小毒		微毒	
	数目/个	占比/%	数目/个	占比/%	数目/个	占比/%	数目/个	占比/%
《本草品汇精要》	12	6.94	91	52.60	56	32.37	14	8.09
《本草纲目》	21	6.14	164	47.95	112	32.75	45	13.16
《炮炙大法》	0	0	2	100	0	0	0	0
《本草乘雅半偈》	5	9.26	31	57.41	18	33.33	0	0
《本草蒙筌》	7	8.05	42	48.28	35	40.23	3	3.45

2.3 药物配伍应用情况 明代本草配伍详细,药物的“十八反”“十九畏”“相恶”“相反”等配伍应用广

泛。《本草品汇精要》在每味中药“助”“反”项下记载其配伍应用,并在“卷四十二”以专篇形式详细

收载各部中药的配伍。《本草纲目》系统地整理了前世本草的药性理论,在第 2 卷明确阐述了药物的七情配伍;以“相反药物”为例,前人总结了 18 种,李时珍扩展为 36 种,见表 3。

2.4 本草妊娠禁忌统计 明代本草中对妇女妊娠期用药研究颇多,《本草品汇精要》《炮炙大法》《本草纲目》均设专篇记载。李时珍注重妊娠服药禁忌,在第 2 卷“妊娠禁忌”项下共收载“乌头、附子、天雄……驴肉,羊肝,鲤鱼”等 84 种药物。李时珍亦提出妊娠禁忌药物的危害,如堕胎、伤害胎儿、延长孕期、致畸、难产、影响胎儿出生后的生长发育等。现将《本草纲目》妊娠禁忌的药物进行分类统计(有

表 3 《本草纲目》所载相反药物的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mutual inhibition drugs in Bencao Gangmu	
药物	相反药物
甘草	大戟、芫花、甘遂、海藻
大戟	芫花、海藻
乌头	贝母、半夏、白及、栝楼(瓜蒌)和白敛(白藜)
藜芦	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细辛、芍药、狸肉
河豚	煤炰、荆芥、防风、菊花、桔梗、甘草、乌头、附子
蜜(蜂蜜)	生葱
柿(柿子)	蟹(螃蟹)

2 味药未在书中分类记载),见表 4。

表 4 《本草纲目》妊娠禁忌药物的分类统计

Table 4 Classified statistics of contraindications for pregnancy in Bencao Gangmu

No.	分类	药物
1	金石部	锡粉 1 种
2	石部	水银,代赭石,砒石,硃砂,硫黄,芒硝,雄黄,雌黄 8 种
3	草部	赤箭,牡丹皮,葵子(冬葵子),闾茹,大戟,常山,藜芦,附子,天雄,侧子,乌头,南星(天南星),半夏,乌喙,牵牛子,茜根(茜草根),通草,野葛,羊躑躅,芫花,薇衔,牛膝,茅根(白茅根),瞿麦,草三棱,红花,茜草 27 种
4	谷部	薏苡仁,麦蘖 2 种
5	菜部	小蒜,生姜 2 种
6	果部	桃 1 种
7	木部	厚朴,皂荚,巴豆,干漆,桂(桂枝),槐子,苏木,鬼箭 8 种
8	虫部	石蚕,水蛭,虻虫,芫青,斑蝥,地胆,蜘蛛,樗鸡,葛上亭长,蜚蛄,衣鱼,蛭虫,蜈蚣,蛇蛻,蛴螬,蚱蝉,蛤蟆 17 种
9	鳞部	鲤鱼,蜥蜴 2 种
10	介部	马刀,蟹爪甲,龟,鳖 4 种
11	禽部	飞生,雀肉 2 种
12	兽部	犬肉,羊肝,马肉,驴肉,猬肉,牛黄,麝香,兔肉 8 种

2.5 本草解毒措施 食物、药物、酒等的服用不当均会引起中毒,而食物、药物亦可以用来解毒。明代的中毒解救思想较为丰富,《本草品汇精要》和《本草纲目》中均设有专篇。《本草品汇精要》在卷四十二设“解百毒及金石毒等毒例”。《本草纲目》中解毒措施分类详细,卷三和卷四归纳总结了“解酒毒”和“解诸毒”的药物,其中李时珍把诸毒分为金石毒、草木毒、果菜毒、虫鱼毒、禽兽毒 5 种,每个项下均记载了相应的解毒药物,例如,草木毒项下共有 129 种药物解 24 类草木毒,见表 5。

3 讨论

3.1 明代本草识毒思想 “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药的“毒”既是药物的总称、药物的偏性、药物的烈性程度,也指能够导致不良反应的物质。中药“识毒”警戒实践起源于远古时代,是用毒、防毒、解毒警戒实践的基础。明代本草著作中药物毒性分级

明确,药物认识更加客观,“识毒”思想较为丰富。

3.1.1 释文分类详细,纠正药物谬误 明代本草对药物认识丰富,释文详细。《本草品汇精要》收载了宋以后的药学研究成果^[3],所载各药释文打破了《证类本草》等罗列历史文献的传统形式,统一采取分项列目解释,各药物详细分为 24 项(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助、反、制、治、合治、禁、代、忌、解、贖)。此方法创造了一个本草内容纲领系统,是药物编纂史上的一大进步。《本草纲目》采用多级分类法,针对同一基原药物,“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牛为纲,而肉、头蹄、鼻、皮、乳、血、脂、髓、脑、心、脾、肺、肝、肾等,皆列为目。这种提纲挈领,眉目清晰的方法,便于应用时检查核对。各部排列采取“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原则,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分类方法,是“识毒”上的一大进步。

表 5 《本草纲目》解草木类毒的药物统计

Table 5 Statistics of drugs for detoxification of herbaceous poisons in Bencao Gangmu

No.	类别	解毒药物
1	一般毒药	防风、甘草、绿豆等 33 种
2	钩吻毒	葛根汁、葱汁、桂汁等 13 种
3	射罔毒	蓝汁、葛根、饴糖、藕汁等 13 种
4	乌头、附子、天雄毒	防风汁、远志汁、甘草汁、人参汁等 12 种
5	蒙汗毒	冷水 1 种
6	鼠莽毒	蚤休、镜面草、黑豆汁等 9 种
7	羊躑躅毒	栀子汁(梔子汁)1 种
8	狼毒毒	盐汁、白敛(白蔹)、杏仁等 5 种
9	防葵毒	葵根汁 1 种
10	莨菪毒	茺菹、甘草、升麻汁、犀角汁等 5 种
11	山芋毒	地浆、人尿汁 2 种
12	苦瓠毒	稷米汁、黍瓢汁 2 种
13	大戟毒	菖蒲汁 1 种
14	甘遂毒	黑豆汁 1 种
15	芫花毒	防风汁、防己、甘草、桂汁 4 种
16	仙茅毒	大黄 1 种
17	藜芦毒	葱汁、雄黄、温汤 3 种
18	瓜蒂毒	麝香 1 种
19	半夏、南星毒	生姜汁、干姜、防风 3 种
20	桔梗毒	白粥 1 种
21	巴豆毒	黄连汁、菖蒲汁、甘草汁、葛根汁等 10 种
22	桂(桂枝) 毒	葱汁 1 种
23	干漆毒	贯众、紫苏、蟹(螃蟹) 3 种
24	桐油毒	热酒、甘草、干柿 3 种

明代注重药物安全,纠正前代本草中有毒药物的谬误,补充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本草纲目》将其他本草中不一致的毒性认识一并记录,如紫铆,李时珍记载其“有小毒”,也记载前人大明曰“无毒”;“斑蝥有毒,扁鹊云其有大毒”。同时,其指出葳蕤与女萎本为二物而误合为一,天南星与虎掌本为一物而误分为二。《本草蒙筌》中陈氏在“常作伪”的药物条下介绍鉴别真伪的方法,如对轻粉真伪的鉴别“今市卖者,有烧凝水石,或石膏为粉以乱真。须烧火上走者,真也。”《本草品汇精要》“臙”项下,记述药物的伪品、鉴别,以及误用后的处理方法。如莨菪在“臙”项下记载“苍冥子为伪。”“解”项下“误服本药以甘草升麻犀角解之。”明代在“识毒”方面不仅继承前人对本草的认识,更加重视药材真伪鉴别,也为后世“识毒”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思路。

3.1.2 重新认识金石,批判炼丹之术 明代本草在肯定前人用金石类药物炼丹的基础上,对其谬误进行了纠正和批判。李时珍对丹砂有毒早有认识,如

在丹砂“发明”项指出“丹砂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并通过列举前人服丹药伤命的事实,说明丹砂等炼服之弊。同时,其重新认识了礞石等诸多中药的毒性,打破了前人对道家炼丹术的一味追捧。《本草品汇精要》对水银提出质疑,记载水银“《衍义》曰:余不知服食之说起自何时,杀人不可计……近世有水银烧成丹砂,医人不晓,研为药衣,或入药中,岂弗违误?可不慎欤?”《本草乘雅半偈》记载朴硝“诸家各立名相,致朴硝、硝石,反混乱难别。独蕲阳朴硝为水硝,硝石为火硝,以二硝为纲,诸硝为目……”在理论上肯定硝石为火硝。《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等记载以上服丹砂、水银致死的例子,表现出明代的时代特色,已不再崇尚长生不老,炼丹成仙,而是对“毒”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是“识毒”的一大进步。

3.2 明代本草用毒思想 历代医药学家不断丰富“识毒”警戒实践,认识到中药毒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并未固步于药物毒性,而是对其加以应用,也可理解为“以毒攻毒”“毒效一体”,即利用中药的毒峻偏性矫正人体脏腑偏性,将“毒”转化为“效”,明代本草临床应用毒性中药十分普遍。

3.2.1 用毒突出,毒效一体 明代使用有毒药物治疗疾病更加广泛,笔者通过查阅金陵版《本草纲目》,总结其附方 11 000 余首,16 纲载有毒药物附方有 2 000 余首,约占全书附方 20%。《本草纲目》虫部“露蜂房……亦皆取其以毒攻毒,兼杀虫之功焉耳。”“凡用斑蝥,取其利小便,引药行气,以毒攻毒是矣。”以毒攻毒是中医辨证论治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明代本草中使用毒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本草蒙筌》小毒中药鹤虱“任收研散为丸,大能杀虫追毒。蛔蛲虫咬心腹卒痛者,肥肉汁调下即安;砒霜毒吞肠胃未裂者,浓汁送下立吐。”能杀虫毒,灭砒霜毒。《本草纲目》载“斑蝥有毒”,但能“治疔瘰,解疗毒、犬毒、沙虱毒,蛊毒、轻粉毒。”均体现出有毒中药毒效一体的特点。再如有毒中药全蝎,时珍曰:“蝎,足厥阴经药也,故治厥阴诸病。故东垣李杲云:凡疝气、带下,皆属于风。蝎乃治风要药,俱宜加而用之。”现代研究表明全蝎搜风定搐力强,为息风止痉之要药,可用于治疗多种原因引起的痉挛抽搐。能以毒攻毒、散结消肿,用于疮疡肿毒、瘰癧痰核等。尚善于搜风通络止痛,对风寒湿痹日久不愈、筋脉拘挛甚则关节变形之顽痹作用颇佳。亦常用于顽固性偏正头痛^[4]。

3.2.2 使用毒药,效力专攻 有毒中药一般作用

峻猛,效专力宏,多用于疑难重症的治疗。《本草品汇精要》中记载“附子合酒渍,春冬五日,夏秋三日,每服二钱,日再服,疗大风冷痰癖,胀满诸痹等病,以瘥为度。”《炮炙大法》记载巴豆“凡修事巴豆,敲碎,去油净用白绢袋包,甘草水煮,焙干,或研膏用。每修事一两,以酒、麻油各七合,尽为度。为疮疡敷药,须炒黑存性,能去瘀肉,生新肉,有神。”附子、巴豆等有毒中药在现代医学中应用广泛,“回阳救逆第一要药”附子能抗心律失常,并且有明确的强心作用^[5-6],巴豆生物碱具有抑制肺癌细胞生长并促进其凋亡的作用^[7]。

3.3 明代本草防毒思想 古人在用毒过程中注重对毒性药物的使用及风险规避,即防毒的警戒实践过程,中药传统药物警戒对此也有着充分的论述。明代 5 本本草“防毒”措施丰富,笔者从配伍禁忌、妊娠禁忌、炮制减毒、服药食忌四方面展开介绍。

3.3.1 完善配伍理论,注重药物七情 通过合理配伍,调其偏性,制其毒性,既可增强药力,全面照顾病情,增强疗效,又可减轻或消除药物的毒性,使其用药更加安全^[8]。《本草纲目》专列“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相反诸药”条。笔者查阅金陵版《本草纲目》,其记载药物配伍相畏 130 条,配伍相反 36 种,现代的“十八反”“十九畏”均包含其中。李时珍认为:“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如人参、甘草、黄柏、知母之类……”,不仅详细论述了中药配伍理论,并以“帝道”“王道”“霸道”等为喻形象地说明七情配伍原则。七情配伍是中药配伍的基本形式,相须、相使可增强药效;相畏、相杀可减轻毒性;而相恶、相反则是药物配伍禁忌,不宜采用^[9],与当时李时珍思想较为一致。

3.3.2 明确妊娠禁忌危害,关注药物安全 明代注重妊娠服药禁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亦提出:“女人之经,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后,或通或塞,其病也。复有变常而古人并未言及者,不可不知。”这是最早采用中医整体观念中人与天地相对应的理论来解释妇女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论述。其提出妊娠禁忌药物的危害,这对孕期的安全用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本草品汇精要》中记载诸多药有“孕妇不可服”“孕妇亦不宜服”“孕妇勿服”等字样,与现代所说的“孕妇慎用”“孕妇忌用”“孕妇禁用”相类似,对现今研究妊娠期禁忌药具有借鉴作用。

3.3.3 总结炮制减毒方法,论述辅料原理 炮制减毒是中药防毒警戒实践中的重要手段,中药炮制在明代发展较为全面。缪希雍的《炮炙大法》总结了

17 种中药炮制方法。书中开首就提出“炮、爇、煨、炙、煨、炒、煨、炼、制、度、飞、伏、镑、撮、晒、曝、露”炮炙十七法,其中“爇、煨、度、伏、镑、撮、露”等法皆在《雷公炮炙论》条文中所未见。缪希雍提倡药物炮制要适度,如“大蓟,止血烧炭存性”,芦火、竹火项下“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并采用多种辅料进行炮制,如酒、醋、盐、油及各种药汁等,如何首乌“米泔浸经宿,同豆九蒸九曝。”现代研究认为何首乌中结合型蒽醌苷类有一定的毒性,米泔水浸泡后同大豆九蒸九晒,可降低毒性,使功效由泻下转为补益。再如雷公藤米醋制后,雷公藤甲素含量下降,药材毒性降低^[11]。缪希雍对有毒的药物也有一定的认识,如丹砂“用丹砂入药,只宜生用,慎勿升炼,一经火炼,饵之杀人”。

在理论方面,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系统论述若干炮制辅料的作用原理,如“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软坚,醋制入肝经止痛……”,如书中斑蝥“去翅足同梗米炒熟”,高温米炒使有毒物质斑蝥素升华,降低其毒性^[12]。陈嘉谟指出“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要使炮制品符合中医用药的要求,除了必要的炮制设备,相应的炮制辅料外,操作工艺技术也至关重要,如各种火候的掌握,要恰到好处,即“贵在适中”。如杜仲的炮制,陈氏提出“连炒去丝”,而炒断丝后其降压作用比生杜仲大一倍之多^[13]。从而避免杜仲炭化,气味反失,影响药效。现代医学借鉴前人对有毒药材的炮制方法,运用药理学、毒理学、网络药理学等方法验证,提高对毒性药材的运用率。

3.3.4 强调药食服用禁忌,保障临床安全用药 中药服药食忌理论历史悠久,是中药传统禁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医药学家重视药食之间的服用禁忌,主要是为了避免药效受损和毒副反应发生,以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明代服食禁忌可以总结为 2 种:①服用某些药时不可同吃某些食物,如甘草忌猪肉,菰菜、海菜、丹参、茯苓、伏神忌醋及一切酸等;②由于疾病的关系,在服药期间避免服用属生冷、黏腻、腥臭等不易消化及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本草纲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代有关服药食忌的论述,所列药食禁忌数量超过前代本草医籍,如“凡服蓖麻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必胀死”等。《本草品汇精要》记载:“有茯苓勿食醋物。有鳖甲勿食苋菜。”“服药不可多食生胡荽及蒜,杂生菜,又不可食诸滑物、果实等,又不可多食肥猪、犬肉,油腻、肥羹、鱼脍、腥臊等物。”

3.4 明代本草解毒思想 中药毒性是客观存在的^[14],个别中药固有毒性难以避免,即便施以充分的防毒警戒措施,也可能引起机体的有害反应。此时,及时采用相应的解毒方法,可降低不良反应造成的损害^[1]。中药解毒警戒实践历史悠久,是中药药物警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草纲目》系统总结了 3 种解毒方法:①药物解毒,如用甘草、绿豆等自身兼具解毒功效之品,表 5 中有 129 种药物可解 24 类草木毒。②食物解毒,具有甘味的食物或药食两用之品,多能缓和药性、解百毒,或是增强其他药物、食物的解毒作用,如饴糖、蜂蜜等。③其他解毒,如井水、陈壁土、六畜血等也可解毒^[15-16]。《本草纲目》把中毒解救机制亦分为四方面^[17]:①作用相抵,如“猪血:能压丹石,解诸毒。”李时珍解释为“猪为水畜,其血性寒而能解毒制阳故也”。②导毒外出,“山慈姑-根,凡一切饮食药毒,蛊毒瘴气,河豚、土菌、死牛马等毒,并用凉水磨服一铤,或吐或利即愈”。③振奋阳明,如“犀角:足阳明药也。胃为水谷之海,饮食药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解一切诸毒。”④以毒攻毒,如“蛇角主治:消肿毒,解诸毒蛊毒,以毒攻毒也。”明代本草著作以《本草纲目》为代表,对解毒警戒实践内容总结已基本完善。

4 总结

通过梳理明代 5 本代表性本草提出的诸多用药警戒思想,初步形成了安全用药的指导原则,为当今研究中药安全用药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明代在“识毒”的警戒实践上有很大发展,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24 则分项解说规范科学,避免重复地引据文献,便于检索;鉴别药材真伪优劣,统一用药品种及名称,以药物的生态为依据,提出一个多级自然分类系统。除专科本草《炮炙大法》外,其余 4 本毒性分级明确。在“用毒”方面,《本草纲目》载有毒药物附方有 2 000 余首,用毒突出,其他本草均记载利用毒药效专力宏的特点来治疗疑难重症。在“防毒”方面,李时珍完善防毒配伍理论,明确妊娠危害;《本草蒙筌》意在传承启蒙,总结炮制理论,论述若干炮制辅料作用原理,注重炮制操作工艺;《炮炙大法》详细收载炮制减毒方法,包括操作程序、贮藏保管等内容,个别药物还述及炮制前后的药性变化和不同疗效。《本草纲目》“解毒”思想完善,其总结的 3 种解毒方法和 4 种中毒解救机制值得后世借鉴。

明代本草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药传统药物警戒思想对中药“毒”的认识与实践记载丰富,既继承前人

经验,又对古代本草的谬误有所纠正与修改,并补充新发现和新研究的成果,但其难免缺乏科学性,对本草的记述有所失误和错误,如《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认为番木鳖(马钱子),苦寒无毒,黄瓜有小毒等,这种观点在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得以纠正。中药药物警戒的“识毒-用毒-防毒-解毒”是在不断发展的,明代的药物警戒思想在传承中创新,为现代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了借鉴和保证。

[参考文献]

[1] 张冰,林志健,张晓朦,等. 中药药物警戒思想的挖掘与实践[J]. 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2016, 25 (7): 405-408.

[2] 张冰,林志健,张晓朦. 基于“识毒-用毒-防毒-解毒”实践的中药药物警戒思想[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 42 (10): 2017-2020.

[3] 王大妹. 浅论《本草品汇精要》的历史地位[J].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93, 23 (4): 40-42.

[4] 张冰. 临床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514.

[5] 徐硕,梁晓丽,李琼,等. 中药附子的研究进展[J]. 西北药学杂志, 2017, 32 (2): 248-254.

[6] 童妍,李娜,吴晓青. 附子对慢性心律失常大鼠 cAMP-PKA 信号转导通路的影响[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13, 29 (4): 90-92.

[7] 武晓,刘凤娟,孙荣丽,等. 巴豆生物碱药动力学研究及体内抗肿瘤作用初步评价[J].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2017, 24 (22): 1557-1562.

[8] 杨英豪,刘运龙,李恒,等. 基于体内外相结合的中药配伍减毒研究思路探讨[J]. 中医学报, 2018, 33 (11): 2178-2181.

[9] 李镇,容悦莹,王淑美,等. 中药组方配伍的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5, 21 (7): 223-226.

[10] 游卉,尤昭玲. 论述《本草纲目》对中医妇科的贡献[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32 (6): 5-6, 17.

[11] 蒋且英,罗素花,杨瑞昆,等. 炮制对雷公藤毒效及其化学成分影响的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8, 24 (4): 216-221.

[12] 赵丽娜,石延榜,张振凌,等. 中药斑蝥不同炮制品总斑蝥素含量的比较[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0, 16 (15): 39-41.

[13] 江文君. 传统中药炮制应引起重视[J]. 中草药, 1980, 11 (4): 182-185.

[14] 赵梓郎,张琳,李文斌,等. 中药毒性与安全性评价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8, 24 (20): 208-216.

[15] 郭鹏杰,王笑,张晓朦,等. 《本草纲目》中有毒中药的药物警戒思想: 虫部[J]. 医药导报, 2019, 38 (1): 41-44.

[16] 孙雄杰,李蒙,涂济源,等. 试析《本草纲目》对中药炮制研究的贡献[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7, 23 (18): 216-221.

[17] 石琳,张冰. 基于《本草纲目》的中毒解救思想研究[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40 (2): 104-108.

[责任编辑 刘德文]